

第一章



一場貓咪嘶吼的打鬥戰場上，突然迸出一聲淒厲的哀叫。

一 鴿掌閃掉擋在前頭的蟾蜍足，迅速轉身。

火星！

雷族族長被拖離混亂的廝殺現場，在草地上留下一道鮮紅的血跡。樺落把火星的頸項叮得更緊，將他的屍體抬到蛛足的背上，合力扛進林子。

鴿掌感覺到突如其來的恐懼。打鬥瞬間在她四周停止，所有的貓咪全都縮回腳爪，困惑地瞪大眼睛。雷族副族長棘爪緩緩走到黑星面前，他粗厚的肩膀沾滿了鮮血。影族族長沒有看他，只是低頭望著眼前的暗薑黃色皮毛。

棘爪點頭。「戰役的勝負已定，」他低吼：「空地歸我們所有。你是準備投降呢，還是要繼續戰下去？」

黑星用充滿厭惡的眼神回瞪了他一眼，說：「空地你們要就拿去吧。」他嘶聲說道：

「就為了這麼一點地爭得你死我活，太不值得了。」

在棘爪退走的同时，鴿掌認出了那隻躺在地上的薑黃色貓。

枯毛！枯毛該不會是陣亡了吧？

影族副族長一動也不動地倒臥在地，嘴角不斷滲出血來。影族貓開始移動腳步，小心翼翼地離開雷族戰士的陣仗，往松樹林走去。焦毛、虎心和花楸爪停在族長黑星身旁。焦毛輕輕碰觸黑星，提醒他站起身，靜靜地帶他走回樹林。虎心則叼起枯毛的屍體，小心翼翼地将她挪到花楸爪的肩上，一起默默地跟著戰敗的族貓們走進濃霧籠罩的林間。

精疲力竭的鴿掌望著影族遠去的背影，虎心的尾巴一搖一晃地沒入暗處。鴿掌開始尋找妹妹藤掌的蹤影，瞥見她帶著受傷的花落，一跛一跛走進樹林。

「我們走，花落。」藤掌輕聲對她說：「松鴉羽一定可以把妳的傷治好。」從她溫柔的喵喵聲中，可以看出她已經把兩人之前的爭吵忘得一乾二淨了。

鴿掌拖著沉重的腳步，提不起勁幫忙其他受傷的族貓。她只想趕快回到窪地，捲起身子在床舖上好好休息。她身上的傷口已經開始隱隱作痛。

葉池一臉憂心，瞪大眼睛掃視戰場。松鼠飛邊替葉池檢查傷勢，邊安撫她說：「放心啦，獅焰沒事。」

亮心躺在草地上喘著氣，僅存的一隻眼睛睜得奇大，藍色的眼珠外圍露出大片的眼白。雲尾用鼻頭輕輕推了她一下，鼓勵她坐起身。「來，把身體動一動，妳就會舒服多了。」亮心邊發出呻吟，邊勉強坐立。

一隻耳朵受傷的蜂紋，看著四周被踩得一蹋糊塗的草地。「我們總算出了這口氣。」

在旁邊的榛尾用不屑的眼神看了蜂紋一眼，把身體更挨近鼠鬚，用舌頭幫他梳理沾滿血跡的蓬亂毛髮。「這算哪門子的出氣？」她邊舔，邊半自言自語地說：「有必要為了一場沒意義的仗，打得頭破血流嗎？」

只有獅焰一點傷都沒有。雖然他的頸項有一道血痕，但鴿掌知道那一定不是他的。她皺起眉頭，所有的疑惑如成群的歐椋鳥，爭相飛進她的腦袋。獅焰和她一樣，都受到了預言的庇祐。他具有在對戰時毫髮無傷的能力，不管是任何貓，甚至是任何動物都傷不了他。

為什麼獅焰不救火星呢？連自己的族長都不幫，就算擁有這樣的能力又有什麼意義？

棘爪經過她的面前，跨過枯毛剛才倒下的地方，草地上還沾著她所留下的斑斑血跡。最後棘爪用尾梢拍拍獅焰的肩膀說：「枯毛年事已高，本來就沒什麼體力打仗。」他喃喃地說：「不能把她的死全怪罪到你頭上。」

獅焰低頭不語。

喔！星族！鴿掌縮緊肚皮。是獅焰出手殺死枯毛的嗎？她的導師看起來兩眼無神，滿臉疲累。她跑向他，順著他的身體側邊磨蹭。她感到極度無力。儘管她比其他貓都還要有能力聽到和看到遠方發生的事情；照理說，她應該可以最先知道影族的計謀，但卻是藤掌跑去跟火星稟報，說黑星策劃侵略雷族領土，搶奪狩獵用地的事。是不是因為鴿掌拒絕利用她的特殊能力去窺視其他部族，所以星族才轉而托夢給藤掌呢？若是鴿掌早點聽從獅焰的吩咐，去觀察影族的動靜，她就可以趁早告知火星，或許就不致於釀成這場戰爭悲劇。

我真能阻止這一切發生嗎？

獅焰用口鼻輕輕觸碰鴿掌的頭，溫暖的鼻息拂過她的臉。「走吧。」他帶著疲累的口吻說：「我們回家吧。」

鴿掌不由地貼平耳朵，身體更挨近獅焰。兩隻貓踏著沉重的腳步，穿梭嚶嚶鳥語的林地。



松鴉羽伸長一隻腳掌，設法摸到最底層的草藥。他可以聞到塞在岩石底下的金盞花發出霉味，這已經是他最後的庫存。他沒有把握存放已久的藥草是不是還有足夠藥效能消毒栗尾身上的傷口。不過他還是把金盞花挖出來，用腳掌使勁拍打，把它和曬乾的橡樹皮混合在一起。

「可能會有點疼。」他警告栗尾。

白底玳瑁色母貓耐心地坐在蓄光的床鋪邊。「沒關係。」她回應，看著身旁這隻打瞌睡的年輕戰士：「她的呼吸聽起來不是很順暢。」

負傷的戰士和見習生陸陸續續湧進窩裡，但是蓄光在太陽下山前就已經睡著了。即使栗尾肩上有道很深的傷痕，而且還不斷冒出血來，但她堅持要等松鴉羽先處理完其他族貓的傷口後，再來檢查她的傷勢。

松鴉羽在栗尾的傷口上敷上藥泥，再用蜘蛛絲包裹起來。「蓄光的胸口有感染的跡象。」他邊跟栗尾說明蓄光的病情，邊把蜘蛛絲纏在栗尾的傷口上，接著抽抽鼻子，把上面的塵土吸乾淨。「我不知道是該讓她多走動，疏通胸腔，還是讓她好好休息，增強抵抗力比較好。」

栗尾用鼻頭拍拍他的肩膀說：「你問過葉池了嗎？」

松鴉羽有點火大。他彈彈尾巴，指向一團團散落滿地的沾著血漬的青苔和藥草碎屑說：「我看起來很閒嗎？」

「我只是隨口問問而已。」栗尾婉轉地答腔。

「更何況，」松鴉羽嘟囔說道：「葉池檢查傷患都忙翻天了。」

「說的也是。」栗尾站起身，說：「謝謝你幫我上藥。」

松鴉羽突然對自己剛剛發了這麼一頓脾氣，感到有點內疚，於是他用尾梢輕輕碰了碰栗尾的腰腹說：「妳要不要拿點罌粟籽回去幫助睡眠？」

「不用了，謝謝。有蕨毛的打呼聲當我的催眠曲就夠了，這可比任何藥草都還要管用。」

栗尾說著，緩步離開。

松鴉羽剛處理完金棕色戰士受傷的部位；他把蕨毛扭傷的肩膀矯正後，吩咐他好好躺在床上，在日出之前絕對不可以隨便亂動。所幸剩下的貓兒們都只受點皮肉傷而已。

現在就只剩火星的傷口要特別留意。他脖子上的撕裂傷已經用蜘蛛絲緊緊包紮起來。傷口癒合是遲早的事，然而丟了一條命卻沒辦法再重來。松鴉羽想像著這位戰士模糊微弱的身影立在星族的行列，稍稍變得清晰的形體有著鮮艷的火紅色貓毛，和星族一片綠意盎然的狩獵場互相輝映。

栗尾跛腳離開巫醫窩時，薔光正好醒來。「怎麼這麼亂？」她環顧床鋪四周邊說。

「妳現在感覺怎麼樣了？」松鴉羽聞聞她的耳朵，發現她已經退燒，終於鬆了一口氣。

「想睡覺。火星還好吧？」薔光好奇地問。

「他正在窩裡睡覺。」松鴉羽告訴她：「有沙暴從旁照顧他，再過幾天就會沒事了。」

「要是枯毛沒攻擊他，」薔光間接從其他戰士的談話中聽到經過，「火星就不會丟了一條命，獅焰也不會因此殺死枯毛。」

松鴉羽忽然整個肩膀僵住。「那是因為枯毛**太老**，沒辦法應付激烈的對戰！」

此時刺藤叢窸窣晃動，松鴉羽聞到獅焰的氣味。那位戰士臉色凝重地走進巫醫窩，接著說：「在出手前，我應該就要想到這一點。」

「這也不能怪你，誰叫她想置火星於死地。」松鴉羽甩動身上的毛，走向前和他的兄弟打招呼。「鴿掌還好嗎？」

「她沒事。」獅焰要他放心，「雖然她還是不怎麼愛說話，但是看起來已經好多了。」

鴿掌打從戰場回來後，依舊驚魂未定，身體不停地發抖，也變得十分沉默。松鴉羽原本想給她麝香草，她卻說自己只是太過疲累，不需要鎮定藥。在松鴉羽檢查傷勢時，其他的貓咪無不大談自己的戰鬥事蹟，但唯有鴿掌始終沉默不語，只稍提一下多虧獅焰的營救，她才不至於被曦皮打死的事。

讓見習生跟著戰士出征好嗎？松鴉羽繃緊肚皮，開始擔心起鴿掌。有時候她顯得太過稚嫩。不過，至少藤掌很能適應，對自己的表現似乎也很滿意。她在迎戰影族凶猛的戰士時，只有尾巴受了點小傷而已。

然而，她自從向火星和資深戰士們脫口說出夢到影族侵略雷族領土，森林一片血流成河

後，就再也沒有提起過那場夢的事情了。而松鴉羽透視藤掌的內心時，發現她已經把夢忘得一乾二淨。雷族和影族廝殺的畫面，如此活生生的惡夢，她怎麼有辦法說忘就忘？難道是她後悔把夢說出去才選擇刻意遺忘嗎？

松鴉羽用瞎掉的藍色眼珠盯著獅焰。「你覺得值得嗎？」

「你是說這場戰爭嗎？」獅焰挺直身體說：「當然！」

「為了爭一塊沒有用的草地，兩隻貓因而喪命，這樣值得嗎？」

「至少我們給了影族一個愉快的教訓。」

「但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了吧！」松鴉羽嘆氣。

「我們態度絕對要強硬！」聽到薔光發出聲響，獅焰即刻壓低音量說：「天曉得他們什麼時候又會發動攻擊？」

薔光又開始咳個不停，松鴉羽垂下肩膀。

獅焰皺皺鼻子，要他去照顧病患。「我們現在絕對不能有任何閃失。」他嘶聲說：「快去看看薔光吧，有事我們待會兒再談。」

獅焰沙沙地拖著腳步走出洞穴，松鴉羽開始按摩薔光的腹側。薔光把下巴托在床沿，咳嗽聲漸歇，緩緩地睡去。

「她有好一點了嗎？」出現在巫醫窩入口的葉池輕聲說著，走到薔光床邊。

「體溫有比較下降了。」松鴉羽聽到葉池撕扯蜘蛛絲的聲音，從她身上可以聞出她為雲尾重新包紮傷口的味道。「蕨毛肩膀上的傷有好一點了嗎？」他正擔心剛才在幫蕨毛矯正肩膀的

過程中，不知道有沒有傷到其他部位，於是問葉池：「妳剛剛去看過他了嗎？」

「有……有啊。」她遲疑了片刻說：「你說該怎麼辦呢？」

松鴉羽的肚子一陣抽蓄。以前葉池要是發問，通常是在考他，但她現在卻是帶著沒有把握的口氣在說話，聽起來好像真的不確定。為什麼她要像個害怕犯錯的見習生，在那裡喃喃自語呢？松鴉羽回想起當年葉池在巫醫窩對他使來喚去的情景。他回嘴抱怨她太過嘮叨，她厲聲責罵，兩隻貓總是你來我往的唇槍舌戰一番。

回憶讓人神傷。過去的葉池才是他所認識的葉池，以前他可以立刻知道她什麼時候會持反對意見，但自從他發現她是他的親生母親之後，現在的她反倒像是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他迴避她的問題，想打發她走。「可以麻煩妳去看一下火星嗎？」

葉池低下頭，臉上的頰鬚刷過松鴉羽的前腳。「當然好。」她回答。

別再裝老鼠了！松鴉羽一邊憤慨地想著，一邊將塞在爪縫間的一株麝香草摳出來。葉池拖著腳步繞過空地，攀上岩堆到火星的窩裡去。

松鴉羽停止舔舐，開始聆聽族貓夜晚睡覺的動靜。罌粟霜正在育兒室替小錢鼠和小櫻桃梳理身體；波弟嗡嗡的喵聲不時從長老窩飄來；蕨毛就如栗尾所預期的，正發出呼呼的鼾聲，他身旁的樹枝也隨著他打呼的節奏沙沙搖曳；花落在戰士窩裡忙著整理自己的床鋪。前陣子暴風雨來襲，窪地上的山毛櫸樹因此倒落，把營地壓得亂七八糟。

雷族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重整家園，竭盡所能清除殘枝落葉。他們用金銀花的老藤蔓纏繞一截斷裂的樹幹，重新打造長老窩。山毛櫸大樹仍橫躺在營地中央，粗大的樹幹像一條背脊，延

伸而上的樹枝像根根肋骨，從營地擴散出去，樹根則如爪子般緊緊纏住刺藤叢裡的育兒室。戰士們在這棵傾倒的樹枝中選出最強韌的部位，作為新的戰士窩。

松鴉羽還不是很習慣營地的新面貌，不時會絆到已經被掃到一旁，但尚未完全清除的樹枝堆。就算瞎眼的長老長尾沒死，也會被這些新的改變折磨到死。或許他現在加入星族是幸運的，起碼他的遭遇比蓄光好多了。蓄光的胸腔受到感染，後腿更是如新鮮獵物般癱軟，她已經失去了像其他族貓一樣自由奔跑狩獵的能力，只能每天在空地拖著身體一拐一拐地來回走動。

光只是害怕根本沒有用，於是松鴉羽甩動身體重新回過神來。他在水塘邊稍稍清洗腳掌，冰冷的水讓他不禁發起抖來。洗完腳後，他走到蓄光睡鋪旁的蕨葉堆，然後停下腳步。蕨葉上還散發著蜜妮昨晚留宿的氣味；前晚則是由亮心負責陪伴蓄光。因為大家都不忍心讓她晚上孤零零地睡覺，不管是好天氣、壞天氣，都會有貓兒陪在她身邊。

松鴉羽將身體捲成一團，躺在那柔軟的莖葉上。在閉起眼睛的剎那，他突然又想起藤掌的夢。為什麼星族要讓這場戰役發生？戰士祖靈是否真的有意讓枯毛死亡、讓火星喪失一條命呢？松鴉羽還是不了解為何星族會託夢給藤掌，而不是給三力量之一呢？

明天一早就去找獅焰談談吧。松鴉羽累壞了，他把鼻子縮進腳掌下，沉沉進入夢鄉。

一股腐爛的臭味撲鼻而來，讓他的身體不自覺地顫抖。他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置身於黑暗森林。一團團的暗影從四面八方朝他逼近，他緊張地張望四周。為什麼他會在這裡？該不會是虎星想吸收他吧？

不可能。虎星又不是笨蛋。

他聞聞四周的氣味，一股熟悉的氣味盈滿舌頭。松鴉羽身體僵硬地在黑暗中摸索。

「哈囉！」前方的空地傳來一聲愉悅的喵聲。

藤掌？

一聲粗啞的喵聲回應她，「對不起，我今天嚇著妳了。」

她在跟誰說話？

「我沒有被嚇到啦。」雖然是在黑暗森林內，但從藤掌說話的口氣裡卻聽不出她有任何害怕或驚訝。「我知道你不會傷害我。你是部族貓吧？」

部族貓？

松鴉羽蹲低身體，在濃霧中匍匐前行。

藤掌站起身，高高豎起耳朵和尾巴。松鴉羽認出在她身旁那魁梧的暗棕色虎斑貓身影。

虎心！

影族戰士將身體湊近雷族的見習生。「前幾個晚上我看到妳和鷹霜在一起，當時我和碎石正在受訓。真沒想到妳也是我們的一分子。」

我們的一分子？松鴉羽爬得更近些。

虎心繞著藤掌來回走動，把頭昂高側到一邊，對她說：「做得好。」藤掌鼓起胸膛的毛，一邊聽虎心繼續說。「只可惜部族和部族間還是掀起戰爭，怎麼會這樣呢？」

把妳所做的夢告訴他呀！松鴉羽推測藤掌會回答虎心，但藤掌卻是聳聳肩，什麼也沒說。

暗影處傳來沙沙的腳步聲，一聲低吼打斷兩隻年輕貓咪的談話，此刻的松鴉羽感覺背脊竄

進一股寒涼。

「好了，藤掌！別再浪費時間了！」

松鴉羽哽住呼吸，認出說話的是鷹霜。上次松鴉羽來黑暗森林時，目睹這隻凶殘的虎斑貓正下令其中一名戰士殺死一隻同夥。

「妳今天表現得很好。」河族戰士吼道：「但是妳攻擊焦毛的格鬥動作不及格。若能一隻腳就解決掉對手，就別髒了另一隻腳！」他揮動尾巴要藤掌跟過來。藤掌默默跟在他後頭，一起消失在濃霧中。暗處傳來鷹霜的吼叫聲，「虎心，你在這裡等。碎石很快就來了。」

松鴉羽害怕地瞪大眼睛，四隻腳僵在冰冷的泥地上。

他的四周一片霧氣繚繞，暗處喵聲四起；年輕的貓咪吱喳地問問題，想知道自己的動作正不正確，較年長的貓則以低沉的聲音回應，以嚴厲的口氣不斷催促他們加緊練習。這顯然是任何以湖邊為據點的部族會做的戰鬥訓練，不過此處並沒有湖，而是一個完全看不見星光的地方。在這裡進行訓練的都是不配進入星族的邪惡戰士。松鴉羽瞥見一些正在暗處練習搏擊的身影，他們光滑油亮的毛髮散發出河族的氣味。在一排陰暗的蕨葉叢前，有一群體態輕盈的身軀正蹬起後腿，用力互相練習揮掌。

難道連風族也涉入其中嗎？

「爪子出鞘啊！」

「拿出戰士的氣魄，不要像寵物貓一樣軟趴趴！」

松鴉羽的舌頭被腐爛的氣味淹沒，霧氣模糊了他的視線。

暗處傳來風皮的喵聲。「沒參加到今天的戰役真是太可惜了。」風族戰士緊張而懊惱地說：「我隨時都願意為您而戰。」

他在跟誰說話？

松鴉羽仔細嗅聞空氣裡的味道，除了黑暗森林所飄散出的惡臭味外，他還聞到影族的氣味，心裡不免又是一驚。風皮誓言效忠的對象竟然是影族貓！

樹林間另有一隻貓影在走動。松鴉羽只見一個長長的身軀猶如一條蛇般在迷霧中穿梭。上次來黑暗森林時，松鴉羽注意到黃牙喊那隻貓的表情，有如極力想吐掉嘴裡的毒物一般。

碎星。

「放心，風皮。」暗棕色戰士發出低噪說：「以後要打仗有的是機會。我們要把戰士守則徹底摧毀，就像過季的落葉一樣，把它掃得片甲不留。戰士守則一旦瓦解，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了。」

風皮忍不住興奮地噪叫，聽碎星繼續說下去。「沒有了那些鼠腦袋規範的束縛，建立更強大的部族指日可待。」

松鴉羽全身因害怕而顫抖不已。他眼前充斥著來自各部族的貓咪們，在夢醒時分以這湖畔為活動據地。他可以感覺到他們溫熱的心臟，因亡貓的謊言而撲通撲通快速跳動著。一切終於水落石出：黑暗森林的戰士正密集訓練來自每支部族的貓兒以對抗自己的族貓；訓練他們徹底摧毀各部族長久以來捍衛的守則。